儒学，反映出王充对当时的恶劣社会风气的不妥协态度和不避权贵，敢于反对封建正统思想的革命精神。

西汉末期，随着地主阶级地位的转变，它的保守、反动、腐朽的本质日益暴露出来。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从汉元帝开始，抛弃法家路线，转向尊儒反法，乞求于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孔孟思想，甚至求助于神的力量。在这种反动逆流中，王充坚持朴素的唯物论的反映论，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思想以及谶纬神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给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天”是奴隶主贵族以及儒家学派用来威胁、恐吓、愚弄和奴役人民的主要精神枷锁，御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者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天帝”是世界的最高主宰，“天帝”有意识地创造了人，并为人创造了五谷万物，“天帝”有意识地生下帝王来统治万民，并降下“麒麟”等“瑞物”表示赞许帝王们的政事，又降下阴阳灾异警告帝王们要好好进行统治。因而所谓“灾异之至，殆人君以政动天，天动气以应之”、“人主为于下，则天气随人而至矣”等奇谈怪论，也就相应而来。认为上天和人君（皇帝）之间相互呼应，水旱风虫等灾害是随人君而来的，是人君治理人民治理得不合天意的反应。这也就给人君的残暴统治增加了一层神秘主义的油彩。人君成了“天的化身”或天的骄子，是代天行事的，他的所做所为都出自不可抗拒的“上天”的意志，谁胆敢反对皇帝就是“逆天”。

王充针对儒家提出的天能降祸福以及自然灾害是上天对人君谴告的观点，考察了当时所谓灾异如日月蚀、地震、雷雨等自然现象后指出，天地万物和人都不是神造的，而是由物质“气”凝结而形成，并列举了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中不少事实，来驳斥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的荒谬说法，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了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积累的看天经验，得出“故天且雨，蝼蚁徙，蚯蚓出，琴弦缓，固疾发；此物为天所动之验也”的正确结论。王充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灾害变异和人君的行为无关，批判了“天命论”，也就同时批判了天子，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戳穿了儒学这只纸老虎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体现了唯物主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同时也为气象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也应当指出，由于历史局限性和阶级立场的限制，王充在《变动篇》中并没有从根本上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利用“谴告”的谎言来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维护其封建王朝统治地位的反动阶级实质。另外，他应用形式逻辑的推理，把人与虱虱、蝼蚁相类比，而得出“人不能动天”的错误结论，这是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事实上，人类并不象动物那样被动地反映自然，适应自然，而是能动的改造自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让山河重安排”已成为生活中的现实。当然在王充当时所处的时代及其阶级地位的限制是不可能认识这一点的。

唯心主义客观上就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没落阶级捧住“天命论”不放，恰恰暴露了他们政治上的虚弱。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拣起这个破烂，做为妄图颠复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他自称“天马”，自吹“天才”，自比“周文王”，以“受于天”的“至贵”超人自居，妄图欺骗人民，阴谋篡党夺权，以便“名正言顺”地复辟资本主义。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历代反动派都是尊孔的。林彪与董仲舒的尊孔一脉相承，不论他们如何猖狂，喧嚣一时，挥舞“天命论”的破旗鼓噪一阵，“天”也丝毫帮不了他们的忙，一个也逃不脱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可耻下场。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狠批“天命论”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旧思想残余。必须认真学好毛主席关于**“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的重要指示，深刻领会毛主席指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搞好批林批孔运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急　流

急流一般是指出现在对流层上部或平流层下部的一支风速较大、范围较窄的气流。它的宽度约几百公里，厚度约几公里，长度可伸延几千公里。

究竟风速多大才算急流？世界气象组织的定义是，最大风速达到30米/秒或以上，垂直方向的风速切变达5—10米/秒/公里，水平方向的风速切变5米/秒/100公里才算急流。

急流带中风速最大区域的连线称为急流轴。在天气图上常用急流轴来表示急流带。沿急流轴上的风速并不是均一的，一段大些，另一段小些。急流带中蕴藏着大量的能量，因此它常引起重大天气过程的发生发展。

近年来，在天气分析预报中常提到低空急流，但至今没有明确的定义。通常把850、700毫巴上风速在20米/秒以上的气流称为低空急流。